

昨天晚上有个久违的名字刷屏，让我又惊又喜——

朴树。

我也算是朴树老歌迷了。

今年，小破站的毕业歌会第三次邀请朴树参加，让他用音乐鼓励又一届奔向未来的毕业生。

在沙漠星空的背景下，一群少年跟着一个老少年大合唱的场景，看得我泪花有些翻涌。

“Just那么年少，Just那么狂。”

朴树一首让人热泪盈眶的《Forever young》，让小破站一年一度的“夏日毕业歌会”再次刷屏。

前两年的小破站毕业歌会，我一期没落。

而除了他的歌以外，我期待着的是不爱说话的他，会说什么话。

去年，他对毕业生是这么说的——

我希望你们拥有足够的勇气

足够的耐心来面对

现实的生活

我希望你们有

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

温柔，朴实，深刻，和他的歌一样触碰人心。

到今年的毕业歌会，他话更少了，却更引起我的遐想。

满腹的心事被浓缩成六个字：

顽强而有底线。

如果说“淋漓尽致的人生”还仅仅是与个人的生长历练有关，那么，今年所说的“顽强”和“底线”实际上勾连了更多现实的意义。

近两年毕业季，我们常提到“被疫情偷走的青春”。

这一届毕业生不但没怎么经历过自在的校园生活，如今还要面临更甚的就业压力和不安情绪。

青春篇幅缩减，焦虑却加了码。

但只要顶得住风雨，守得住底线，总会有柳暗花明的时刻。

从这句话里我察觉到的是，多少年以来，朴树既没有变，又变了。

从前他关照人的命运，现在他也开始抚摸时代的心跳。

但始终如一的是，就算他唱再久，就算生活和我们都已经干差万别。

在他一年又一年的祝福下，每一代年轻人，依旧爱着朴树。

朴树的不变

说不变，是因为朴树自始至终是我心中那个形象——

他完全不像是个常规的跨世代偶像。

最基础的来说，要让几代人对你买账，你总得服务好几代人吧？

他就不。

出道20几年满打满算就发了三张专辑，其余时间连他影子都见不着，其他歌手承诺着陪歌迷到老，他专心在家陪狗养老。

然后，还要“倒打一耙”，指责我们听众凭什么忘了他——

瞧您这话说的，您给过机会让我们多记住您吗？

朴树说自

己读过一篇骂自己的文章，有个形容自己的词说得很好，叫“撒娇”。

对此，我也表示充分的肯定。

但我不是要批斗他的任性和自我（虽然都是实情），而是想从这个词成立的语境来聊——

“娇”要撒得起来，前提是撒的对象得够宠。

而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这几代人，似乎都在自然而然地宠着朴树。

原因嘛，往简单了说只需要四个字：歌确实好听。

但往复杂了说，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歌里抽丝剥茧出一种奇妙的特质——

“不合时宜感”。

时间拨回到朴树出道的90年代中旬。

当时国内正处于时代巨变的关口，和希望一同涌进人心的情绪是未知、彷徨。

多数读者应该没有经历过那个时候，无妨，我们可以来复习下当年流行的音乐都有些什么：

港乐黄金时代的余
热里，崛起的是魔岩三杰点火就着的
凶悍摇滚，以及老狼、高晓松温软的校园民谣。

摇滚青年说我要比生活更混蛋，校园诗人说我要诗酒趁年华。

看似天差地别，但相同的是，这些歌手似乎总明白自己在追求什么，总有一个自己的朝向。

或者说，至少许多听众理解到的是这样。

那么朴树给到听众的是什么？

在他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的开场曲《NEW BOY》里，他唱“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唱“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

带着难得一见的雀跃，朴树邀请我们一同去抽那根叫未来的香烟。

但到了《那些花儿》里，他又唱起了未完的故事，走散的故人，衰败的残花。

顿时又忧伤地像所有20出头的毛头小子一样。

朴树给的不是什么超越个人或时代眼界的真知灼见，而是，毫不掩饰地赤裸裸的矛盾。

比起描摹某种特定的情绪，这种五味杂陈、犹疑不决、喜怒无常，其实才是最贴近少年心气的。

忧伤、感慨、激动、失落，但依旧在头也不回地走入时代。

这是90年代的朴树。

那么，千禧年后呢？

在数字驱动着的疯狂加速的生活里，朴树再度察觉了一种隐晦的时代情绪——

紧绷。

他说，我们这代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放松，连音乐也都是压抑和痛苦的。

但，在他看来音乐恰恰是应该有享乐属性的。

2003年的《生如夏花》里，他既无愤怒也无狂喜，只是平和宁静地唱——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又遗憾的世界

我们就这样抱着笑着还流着泪

一路春光带荆棘，却依然不虚此行。

朴树丧乐参半的音乐哲学，灿烂地照亮了时代里的又一群少年人。

只是，就当人们还沉浸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时，朴树却再度离开了属于他的光芒。

期间他不是没有露过面。

只是每次或仓促，或狼狈，最终总是逃也似的躲回他的世外。

朴树太慢，而时代的脉搏却越来越快。

大众再次和他相会，已经是2014年，此时的听众换成了我们这代人。

带回来一首，很多人会专门花了一部电影的时间去等的歌——

在风驰电掣的10世代，朴树再度唱响的反而是他们年代里的故事。

沉沦，流浪，徘徊，奔赴，渴望，绝望。

到最后，他是位过来人的口吻款款道来：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不过，既然平凡是我们冥冥之中我们唯一要走的路，那么这些经历的意义又是什么？

朴树的回答是，让我们去变“酷”。

犯足够多的错，当一个大千世界里的怪人，这本来就是年轻的意义。

当然，到如今来看，你或许会说《平凡之路》过时了。

《在路上》那一套青年叛逆指南的论调，都过去几个十年了？

但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图景下，这些不合时宜的论调听起来多珍贵啊。

不是因为我过于少年

(是因为) 那么多年轻人就已经老掉了

他鼓吹自由，推崇不要停留在舒适圈，在怎样的时代里都不要提前老去。

发现没？朴树在每个时代里，似乎都在“唱反调”。

他唱时代压抑里的少年精神，唱被耻于表达的迷茫和脆弱，唱向着美妙生命的渴望。

他似乎是该被时代抛弃的不合群者，但我们却发现，时代似乎越来越需要朴树。

他浪漫、孤独、叛逆，就像我们每个人心里曾经的野孩子，而他的音乐又总是提醒我们向往的自由。

少年爱朴树的理由很简单：他替我们说了没说出口的话，过了我们不敢过的生活。

朴树的变

前文我提到，我一度觉得朴树不像个跨世代偶像。

因为，他实在没得半点迎合市场的圆滑，只有一股子犟劲。

但我现在愈发体会到，朴树最珍贵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始终能代表着一代代人对自由的想象。

但，他对自由的理解却在进化。

我们该如何去锚定“自由”这个词呢？

以刚出道的朴树来算，他的“自由”其实更接近“任性”。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朴树，打娘胎就带着两项别人羡慕不来的buff——

一对足够宽容的开明父母，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

这种条件养出来的娃儿，往往没几个能归入“听话”的范畴，但朴树是例外。

至少一开始是。

他打小其实是那种沉默、温驯的学霸。一直到初高中开始混日子，还保持着人狠话不多的行事风格——

在功课全荒废的前提下，为了实现父母心愿，还能靠自学“混”上首师大。

但或许是早些年沉默了太久，在碰上他的第一把吉他的时候，他憋不住了。

他在大学念的是语言系，但音乐似乎才是他唯一的语言。

于是他的任性基因终于正式启动，1993年，正值大二的他选择背着吉他退了学。

贸然出来闯世界的小毛孩，才华和钱都不差。

差的就只能是脾气了。

打96年签约开始，朴树就正式成为了乐坛著名的泼皮户。

总结来说，要求多，态度差，性子野。

关键是，在人脉即前途的音乐圈，他真的谁都不惯着。

对于牵线带他入圈的高晓松，他的评价是“没有驾驭音乐的能力”。

矮大紧当时给他第一张专辑当制作人，还被他中途闹了一场，一定要求换人，闹得好没意思。

来源 | 《摩登天空》

而彼时他的老板，宋柯，对他予以厚望，当哥们儿看待。

他的作为是在公司经济出状况，就急着发唱片改善状况时，为了抠细节，把制作周期抽出了生哪吒的水平：三年。

当然，还附带和老板（并不占理）的各种吵架。

来源 | 《摩登天空》

但即便是这样，他闹脾气要找的顶级制作人张亚东，还是被请来了。

知道他没条件还要穷讲究，张亚东甚至带着他去蹭王菲的录音室。

而当朴树（毫不意外地）和张亚东也撕起来，前头才吵完架的宋柯还要屁颠屁颠来打圆场。

必须得说，朴树的音乐既是任性出来的，也是被宠出来的。

不过，若必须以他人的包容为前提，那这样的为所欲为便不会是真正的自由。

朴树真正开始懂得自由是什么时候？

按他的说法，是从明白“代价”为何物开始。

不得不提到他人间蒸发的那几年。

在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后，因为密集的行程和工作，朴树原本的情绪问题逐渐加重，开始过上了一种避世式的生活。

来源 | 朴树《无与伦比的乐趣》

不过也是在这种再没有人惯着宠着的环境里，他渐渐开始体味到不同的东西。

比如，听不到作品的听众会离开。

比如，发不出作品的自己会贫穷。

再比如，不是只有自己经历着痛苦和挣扎。

朴树在这十几年的沉寂中学会了两件事。

其一，是更加柔软。

他开始希望让所有听众一同感知他音乐里的能量，把自己的所感所思化作润物细无声的抚慰。

其二，则是承担。

他说自己最大的改变，是明白了所有的自由必定得付出代价。

然后，为了自由选择继续付出代价。

他依旧沉默，依旧精雕细琢，依旧“一次装孙子都不愿意”。

朴树的叛逆看起来让人欣羡，期间却充满了斗争和挣扎。

几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坚持自我而承受重压，也终于选择了要把这块顽石坚定地推往山上去。

我很高兴看到的是，如今的他依旧自由且叛逆。

却已经透出一种经过挣扎过后的平和，与自洽。

自由

现在再回味朴树在毕业歌会里的发言，那些平实的话语，顿时又显得丰满了起来。

让人动容的点在于，朴树并不是作为一个前辈在说教。

去年那一句，“希望你们有一个淋漓尽致的人生”。

他就像在把话同时说给我们，以及自己。

一次采访中，朴树说自己在这个年纪终于发现，他不可能有太轻易的生活。

他的追求，他的个性，他的价值观，注定了他是要一直反抗、挣扎下去的。

但他接受了这一现实。

不惑之年还在困惑，那又如何？

向往自由，就必定要承受人生的摔打历练。

因此他希望的是，能用音乐给予我们耐心和勇气，面对这一切。

像他所说的，去装酷，去犯错，去稀奇古怪，去彷徨又坚定，在风雨里体验自由的力量，而不要在青春正好时死于安乐。

而今年的“顽强但有底线”则更充满对时代的关切。

顽强，是不屈从，不畏惧眼下的困境。

朴树从来不相信生活的不平顺能困住人。

他总是说，哪怕环境再差，我们都能在时代里找到一个闪光点，而且我们有无数种方式可以到达它。

只要我们足够顽强。

至于底线，谈的则是原则。

朴树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从2010年开始制作，到2017年才完成。

期间几次中断，几次废弃，几次推倒重来，但他依旧选择了一磨再磨，以唱片工业难以想象的成本去做一张唱片。

为的什么？

只是为了他的底线。

偷过一次懒之后
老百姓没听出来
然后你就会无底线地下去

他现在相信的是，自由不是不负责任。

你可以反抗，可以离经叛道，可以追求自我，但，对该做什么的原则却不能动摇。

作为综艺收看大户，飘其实一直感觉到，如今能唱出年轻人心声的音乐类节目，其实不很多。

如今的音综，或是靠竞技拉满话题，或是靠情怀骗取眼泪，再或是靠顶流收割流量，眼睛耳朵或许都有得忙活，心里却感受不到多少温度和触动。

但毕业歌会却让我感受到了慰藉。

在这个大时代的海面下有许多暗涌，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叶孤舟。

朴树也一直这么觉得。

但他却用他的歌告诉我们，其实一叶舟也能飘过远洋。

他相信，片刻的安慰便有力量让人过完这一天，这大概也是毕业歌会年复一年地“专宠”他的原因。

朴树是一个自愿小众，却不知不觉迎合了大众期望的精神寄托。

我们都渴望一种自由，一种强大，一种不畏外界的勇气，而这恰恰是他，是音乐，是这场毕业歌会所传递给我们的。

在有诸多不确定和困难的关口，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情绪的释放，和一句温柔的鼓励。

奔向未来和自由的希望，是给毕业生最好的礼物。